

<<2008文学中国>>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2008文学中国>>

13位ISBN编号：9787536055629

10位ISBN编号：7536055625

出版时间：2009年01月

出版时间：花城

作者：林贤治,章德宁

页数：49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序言或一种文字告白 文学是什么这首先是一个实践中的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任何一个作家，或是普通读者都绕不开这个问题，而事实上，他们在各自的写作和阅读中，通过不同的选择，已经对此作出不同的解答。没有一个绝对正确而且完备的答案。最优秀的文学教科书，顶多也只能提供一个大体合理的框架而已，其中的许多空洞，仍然有待人们通过不断地探索实践去填补它。

哥尼斯堡城头置放着一座铜碑，上面镌刻着一个一生在这城堡里度过的著名智者的这样几句话：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

内容概要

文学是什么？

这首先是一个实践中的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

任何一个作家，或是普通读者都绕不开这个问题，而事实上，他们在各自的写作和阅读中，通过不同的选择，已经对此作出不同的解答。

没有一个绝对正确而且完备的答案。

最优秀的文学教科书，顶多也只能提供一个大体合理的框架而已，其中的许多空洞，仍然有待人们通过不断地探索实践去填补它。

《2008文学中国》收录有2008年文学作品：长篇选载《夹边沟记事》，散文《向死而生》、《我印象中的许志英》、《拒绝遗忘》，随笔《与绞肉机对峙的身体》，中篇小说《等待莫根斯坦恩的遗产》等。

作品对于生活，观察细致、绵密，叙述朴素、从容。

平民风格，而有贵族气质。

作者简介

林贤治，1948年生，广东阳江人。

诗人、学者。

在他的写作中，文学和思想批评类的文章最有影响。

他的《五四之魂》与《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曾传诵一时。

他早年写作的《人间鲁迅》，以及不久前出版的《鲁迅的最后十年》，都曾引起广泛争论。

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散文随笔集《平民的信使》，评论集《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守夜者札记》、《自制的海图》、《时代与文学的肖像》、《午夜的幽光》；自选集《娜拉：出走或归来》；传记《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选编有《绝望的反抗》、《鲁迅语录新编》、《野百合花》、《鲁迅档案：人与神》等数十种；评注本《鲁迅选集》（五卷）；主编有“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曼陀罗译丛”、“曼陀罗文丛”、“流亡者之旅译丛”、“流亡者丛书”、“世界散文丛编”、年度“文学中国”系列、《散文与人》、《读书之旅》、《记忆》等丛书、丛刊。

章德宁，北京人，中共党员，大学毕业。

1976年参加工作，历任《北京文学》编辑部小说编辑、小说组组长及编辑部副主任、副主任、社长、执行副主编，副编审职称。

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

199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主编长篇纪实文学《中国“左”祸》、《中国知青情恋报告》、《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责编《内奸》、《我们家的炊事员》、《沙灶遗风》、《逍遥之乐》、《毛泽东和蒙哥马利》等。

其作品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

书籍目录

序言, 或一种文学告白选本的尺度、限界及其他写在2008年卷的前面夹边沟记事 (长篇选载) 杨显惠
向死而生 (散文) 傅国涌我印象中的许志英 (散文) 董健拒绝遗忘 (散文) 王正儒与绞肉机对峙的
身体 (随笔) 蒋蓝等待莫根斯坦恩的遗产 (中篇小说) 李浩圣火 (外二篇) (散文) 筱敏声音的分量
(散文) 冯小涓苏格拉底之死和希特勒上台 (随笔) 肖雪慧墓地 (散文) 王寅米勒, 米勒, 你听到钟声
了吗?

(随笔) 殷红远雷 (散文) 范晓波骄傲的皮匠 (中篇小说) 王安忆没事你就看看河流 (短篇小说) 林
雪儿奔跑的骨头 (短篇小说) 阿舍婚姻过去式 (节选) 尧山壁六月最后的日子 (外一首) 子川诗三首
姚风想起智利的蝴蝶 (外一首) 张洪波母亲 (外一篇) 玄武还乡 (外二篇) 周蓬桦风吹在贴着纸的墙
上 (散文) 吴佳骏工作与时日 (外一篇) 赵柏田郑小琼诗文选 (三篇) 聂尔散文选 (三篇) 塞壬散文
选 (三篇) 等待父亲去世 (散文) 书拉密汴河, 汴河 (四首) 李成恩给母亲 (诗) 柳宗宣我们在逃难
(外一首) 解站在村口的铁匠 (诗) 雨田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外一首) 杨勇诗二首刘大程咕噜雁 (诗
) 于贵锋我愿意 (诗) 南子断片风景 (外一首) 卢枫国外文学大事记 (附录) 陈壁生

章节摘录

夹边沟记事（长篇选载）杨显惠 逃亡 高先生，咱们接着昨天的话题谈吧。昨天您谈了一段您和牛天德之间的故事，是很动人的，后来您逃跑了，跑回老家去了。今天我想请您谈一谈您是怎么逃跑的——逃跑的过程。我访问过许多在夹边沟劳教过的人，有几个人讲述他们逃跑的历程。也是很动人的。

我想，您的逃跑的路上也会有许多曲折、危险和艰辛。

我在高吉义先生花卉医院的斗室里那把小板凳上坐定之后，对高先生说。

我这是第三次采访他了。

第一次他就概括地谈过他开设花卉医院的经历了：他是1957年在位于中央广场的兰州市中医门诊部定为右派的--那时还没有兰州市中医医院——1978年落实政策，兰州市卫生局安排他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医院的领导要他重操旧业当医生，他没有同意。

他跟医院领导说，自从定为右派之后，他已经二十几年没当过医生了，在医学迅速发展了这么多年之后再当医生，他只能是个庸医，而庸医是要害人的。

医院领导问他，那么安排你干什好呢，去做个按摩师行吗？

他也没同意，他说，我恐怕连个按摩师都当不好；你看看我的手，我这是当农民种地当木工拿锯子的手，能去给病人作按摩吗？

你们就随便安排我当个工人吧，烧锅炉呀，扫院子呀，都行。

只要给我发工资就行。

医院领导面露难色：那哪行呀，你是医生，国家干部，我们要是安排你当工人。

市卫生局会批评的，说我们落实政策的工作没做好。

他的工作安排问题拖了几天：领导看他真不愿当医生，就想安排他当个行政科科长。

领导也是好意，觉得他受了二十年苦，给个官当吧，也算是补偿。

可他坚决地拒绝了领导的好意，说，当官的事我是坚决不干的，你们就叫我当工人吧。

他自告奋勇自我推荐说，我给你们养花吧，就当个花工；咱们医院里光秃秃的，一块草坪也没有，一盆花也没有，这哪像个医院呀。

当时医院领导的心动了一下，因为市政府绿化委员会已经几次批评过医院了，绿化工作做得不好；医院正想在绿化上花点钱。

医院领导问他，你会养花么？

他回答，我打成右派从夹边沟跑回陕北的老家之后专门务劳果园，种过花。

他看领导有点动心，就又说，你们只要买点木头，什么事就都不要操心了，我自己盖花房，我保证三年之内叫咱们医院评上绿化合格单位。

领导看他真的不想当官，愿意去养花，就很痛快地答应了，并说，你还是干部编制，科长待遇。

高吉义在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养了十几年花。

他叫领导买了几方木头，自己解板子，自己盖花房。

他报名参加了一次北京《花卉》杂志举办的培训班。

他建起了一个很好的闻名遐迩的花房，把兰州各单位花房的名贵花卉引进了第一人民医院的花房，把市场上最为时尚的品种引了进来。

医院各科室办公室摆满了四季花卉。

仅一年的时间，市人民医院的门口挂上了市绿化委员会颁发的牌匾……当年整过他把他定为右派而现在是高官的人都来他的花房参观，向他要花……当市场经济的大潮涌来的时候，他又向领导建议把花房推向市场，自负盈亏。

他在五十八岁的时候申请退休，受聘于崔家崖的一家花卉生产基地。

后来花卉基地易主，他因看不惯新主人的霸道愤而辞职，自己开设了这个简陋的花卉医院。

因为名声远播，几家花卉公司的老板来请他，愿出高薪，但他拒绝了。

他告诉我，从夹边沟出来之后，他就立志永世不当干部；离开崔家崖花卉基地之后又下了决心：不受

<<2008文学中国>>

雇于任何人。

他说，现在不缺吃不缺穿，不担惊受怕，不逃亡不怕公安机关通缉追拿，开个花卉医院给不会养花的人讲讲养花知识，一天挣个十元二十元或是三十元，真是逍遥自在……高先生仍然坐在那把铺着棉垫的高背椅子上，他的左手放在堆满瓶瓶罐罐的桌子边上，把他农民样的脸朝着我。

他是五十年代的中专毕业生。

他还不算很老，才六十四岁，脸上皱纹不多。

但一条横贯前额的抬头纹很深，像是刀子刻出来的沟壑。

他的面孔总是给人很严肃的感觉，皮肤粗糙，少有笑容。

他也笑，但笑容还没在脸上荡漾开来就突然凝固，笑声戛然而止。

他的脸上，只有那双眼睛很有特点：很黑，很亮，显出智慧、机灵、严峻和柔和的神情。

嗓门干巴但却洪亮。

他久久地用黑亮的目光看我，干巴巴的声音说，逃跑的经过嘛，那确实是惊险、曲折……昨天我不是跟你说了嘛，那是十一月初的一个深夜，也就是牛天德到我的窑洞里来托付后事之后的三四天……不，不，我记错了，不是深夜，是七八点钟的时间。

我那时没有表--原来有一块的，是梅花表，到夹边沟不久就叫分队长收走了。

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我在农业队劳动，分队长叫陈风林。

陈风林是商业厅的一名科长，积极得很，为了向领导邀功，对下边的人很严厉。

是他有一天把我逼住，叫我把表抹下来交给他。

我说为啥把我的表收走，他说防止我逃跑--但我从开过晚饭后间隔的时间估计，那时也就八点钟的时间，我提了个棍，穿上一件棉大衣，悄悄地出了窑洞，往明水河车站走去……说到这儿，高先生停顿了。

他似乎是在努力地回忆什么，又像是思考，俄而又说下去：到了车站列车还没来。

我早就打听好了，从那些酒泉、玉门和嘉峪关来探望丈夫的妇女们嘴里我早就探听好了，夜里九点钟左右，有一趟从西边开过来的慢车在明水河车站停车。

我就在那儿等了一会儿，等着列车进站……我打断高先生的话：我听说晚上有人巡逻……对，你说得对，是有人巡逻，但那天我走的时间早，天黑不久就走了，巡逻的干部和分队长们都是八点半钟才出门巡逻或者追捕逃犯的。

从明水的山水沟到火车站才五六里路，半个小时就能走到。

他们去车站截人，或者追捕某某人，都是车快进站的时候才赶到车站去。

他们知道，人只要是逃跑，那都是计划好的，在路上很难截住：人家随便往哪个沙堆子后边一藏，他们就找不着。

但他们知道，逃跑的人总是要到火车站去买车票的，火车进站前总要从藏身的地方走出来的，总是要上火车嘛。

他们就在你临上车时抓住你。

抓住了逃跑的人，回来就升级--因为逃跑罪加一等，正式逮捕，五花大绑或者戴上手铐送到饮马农场劳改；最轻的也要关禁闭、开批斗会，然后送到严管队去。

因为走得早，我那天运气好，没遇上巡逻的。

那时候买火车票是要介绍信的，我没介绍信，也没有钱，就没进候车室，只能在路基下边的黑暗处趴着。

等待时机。

你遇到狼没有？

我又一次打断高先生的话说，你昨天不是说了吗，明水农场因为死的人多，周围狼也多，成群结伙地跑到坟地吃死人，也扑活人。

你没遇到狼吗？

狼，你说狼吗？

高先生怔了一下，说话也停顿了一下。

狼，我是碰见了两只。

<<2008文学中国>>

那天夜色很黑，伸手不见五指，我专门选的这个日子。

我看见了两只狼的眼睛，眼珠子绿莹莹的，也隐约看见了狼的影子，可是它们没有扑我，没有靠近我。

可能它们看见我手里的棍子了，怕我。

也可能那两只狼吃得太饱了，不想吃我。

你没害怕吗？

也没怎么害怕。

那时间我虽然浮肿了，但我到底年轻，手里提个棍，一两只狼我还是能抵挡得住的，它们对我还下不了手。

你走过去它们也没追你？

没追。

可能狼看见我手里提的棍了。

高先生回答完我的问题又接着说下去：等了一会儿，火车进站了。

当火车头上的大灯从候车室和票房前掠过的时候，我看见没有站台的路基上没有几个上车的人，也看不见有追捕者。

只有一两个手提信号灯穿蓝制服的铁路工作人员。

车停下了。

火车车厢的门一个个打开了，车厢里灯火通明，列车员下了车站在门口。

这是上车的好时机，但我趴着没动。

我没有车票，怕走到门口列车员不叫上车，也怕像我一样躲藏在黑暗处的追捕者扑上来把我抓住。

后来，列车员上车了，车门关上了，有个提信号灯的人往车头车尾摇了几下，火车鸣地鸣了一声笛，就听咣啷一阵响，车开动了。

这时我才从黑暗里一跃而起，急忙跑上路基，一下子扑在列车门口的台阶上，我的一只手抓住了门旁的铁扶手。

我估计车站值班员没有看见我。

他要是看见了，给车头发个信号，车就会停下。

那是我最害怕的，我就跑不了啦。

可是车并没有停，而是加速了，越驶越快，一眨眼的功夫驶过了扳道房。

过了扳道房我就放心了。

我挣扎着在台阶上站了起来，手紧紧地抓住铁扶手，把身体贴在门上。

门是锁着的，也看不见列车员，我就开始用拳头砸门。

在呼啸的从巴丹吉林沙漠刮来的寒风中，在列车卷起的风声中，在列车咣当咣当的响声里，我的拳头砸在门上的声音太微弱了。

列车员已经走进车厢去了，或者是到他的乘务员室休息去了，根本就听不见我砸门的声音——再说，我也不敢胡来，真要是把玻璃砸碎了，我就是进去了，也没钱赔人家，那就麻烦啦。

但是，我必须砸门，砸到列车员听见。

我不能总在门口站着：我已经冻僵了，我的手抓不住扶手了，时间一长我会坚持不住的，就会掉下车去摔死，或者卷进车轮下边碎尸万段。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